

我这一生

朱復良



目 录

缘 起	1
1、一叶扁舟跨海帆	4
2、风沙弥漫话东陲	9
3、毁陷交征冤莫白	18
4、穷且益坚别冈农	23
5、顿悟今是而昨非	30
6、舌耕八载有收成	38
7、九任主席各春秋	48
8、双星拱照省议会	60
9、都因权力而腐化	67
10、三个专栏忙不停	78
11、记者生涯五味陈	86
12、清闲日子不清闲	98
※ ※ ※ ※ ※	
13、勤俭贤能一肩挑	106
14、教诲严明寄望高	116
15、两子婚礼不请客	125
16、儿媳纷相展翼飞	133
17、意外捡回一儿子	143
18、真诚孝敬岳父母	150
19、手足情深三兄弟	158
20、知心乡友有几人	166
21、游子回乡感忆多	173
22、倾囊设置奖学金	183
23、细数游踪几万里	193
24、建构新奇眼界开	201

昼 页

1、锦绣中华	212
2、美洲集锦	218
3、西欧拾穗	222
4、东欧缤纷	226
5、北极边缘	230
6、非洲点滴	234
7、尼印飞絮	238
8、亚太鳞爪	242

附 录

1、母亲您在何方(中央日报)	247
2、父亲生不逢辰(台湾新生报)	250
3、世纪婚礼(中国时报)	253
4、牵手五十年(人间福报)	256
5、好人不叹息(人间福报)	258
6、光头的心声(台湾日报)	260
7、儿子论(台湾新生报)	265
8、谁说金钱万能(台湾日报)	266

※ ※ ※ ※ ※

9、俄京掠影(台湾新闻报)	268
10、匈牙利风物迷人(台湾日报)	273
11、非洲狩猎记(台湾新生报)	277
12、拜访祖鲁族(人间福报)	281
13、度假胜地—喀什米尔(台湾日报)	284
14、掀开北韩的面纱(人间福报)	288
15、北极风情画(台湾日报)	291
16、爱之船上乐无边(香港时报)	295

※ ※ 小 启 ※ ※

缘起

万万想不到，已经这么一大把年纪，还写什么自传。

2005年的春节过后，在闲散中，为了打发时间，想写几段爷爷奶奶的故事，好让孙儿女们，若有寻根探源的一天，也有个按图索骥的凭藉。

记得两子出国前，必定参加每年两度的祭祖仪式、我就乘机讲解有关祖先根源与故乡风貌，甚且列表或参照地图，作更明细的说明。下次再予追查考问，最大目的，是要他们能够永远记着自己的来龙去脉。

可是，三个孙儿女，都在美国成长，今已分别就业或求学，与株守台湾的俩老，相处时日少之又少，也难得有沟通机会。祖孙之间的感情，始终凝结不起来。说得不好听，好比路人还陌生。其实也难怪，因为他们长年生活在洋人的社会里，不易接触到祖国语文与传统文化。也不怎么在意“我从何处来”。

我也明白，爷爷奶奶的故事，即使写成了，他们不一定会看。看了也一定懂：懂了又能怎么样。但我仍想利用残余岁月，为自己的人生，尽一点未了的义务。

写着写着，已经写了万把字。好友发现时乃提醒我，何不将此故事，改为自传，儿孙照样可以看，也让亲友们同有“一睹庐山”的机会。说得似乎还挺合乎逻辑。

提起写自传，我就头大了。阅读故事的对象，只有几个人，影印几份，即可交差。要是改为自传，就非出书不可。问题可不简单，我已有过相当深刻的体验。

转眼快将二十年了。当时我曾印行过游踪万里及萤蝉集两本。

幸而时在主持台湾通讯社的社务，同仁都乐于从旁协助，才能顺利问世。但是留在印像中的过程，总觉得可够麻烦，当曾警告过自己，不能再开这个玩笑了。

原已平静的心湖，忽又掀起了微澜。

明年四月，不是渡台一甲子吗？何况又是结婚五十五年。欣逢双庆临门。若有这份意义深远的“贺礼”也好为自己的生命历程，留下片鳞半爪，有何不好！

主意决定时，已是清明时节。赶快付之行动吧。

初步预定以游踪万里为范本。这本旧作，内有图片两百多帧，张罗并不算难。文字约有二十五六万。若能撰写半数，再找一些曾在报上发表过的旧牍残篇，或可凑合成书。

纲要大致成型，即邀曾有往来的厂商，研讨若干技术性的问题。他们有此机会，莫不喜形于色，均表支持，更乐于成全。事实上也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。难题却发生在自己的身上，根本找不到读者。

沧海桑田，世事多变。当年满街的熟人，现已寥若晨星。既然投赠无门，何必多此一举，自找麻烦。正当徘徊于“维谷”之际，豁然想起乡亲们，也许乐于客串读者，给天涯游子几个掌声。

可是久别家山，对于乡情已十分隔膜。不妨先听听好友林石瑞的意见。很快就接到明智的指点。他以为台湾发行的书籍，既采繁体，又用直排，在大陆上并不怎么通行。尤其对于青年学子，更不容易完全消化。最好能够在家乡编印，较为切合时宜。

热情如火的林老弟，并为出面接洽，终于找到鑫美彩印厂。更难得的是，王厂长夫妇也乐于全程帮忙到底，为我解除了许多操烦。在此先向他们表达由衷的谢忱。

看来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

所谓“东风”，就是必须撰写的十几万字。我想如果快马加鞭，

也许会赶在十月前后缴卷。

实在太天真了。好像还把自己看成万米马拉松的健将，却把年龄体力都忘记了。动笔不久，什么毛病都登门报到。坐久了腰酸背痛，写多了头晕眼花；甚至思路梗塞，想像模糊，连最普通的语句，也想不起来，还看过几趟神经内科。追根究底一句话，老了，一切都退化了，且已退化到无法想像的地步。

同时，又缺乏助手，即使一些简便的琐事，都得自己来。再加耐力不足，心情浮躁，错误百出，越搞越烦。几度均频“停摆”的边缘。但又不忍功亏一篑。幸而，还赖有一股“老而弥坚”的意念支撑着。终于不徐不疾，边行边歇的情况下，迫近年关，勉强划上了句点。

书名也曾思索过。最后秉诸简单明瞭，通俗又好记的原则，定名为“我这一生”。

大家都明白，我的驽骀之质，井蛙之见；复以年迈体弱，匆促成章，难免挂一漏百，满纸瑕疵。敬望海涵，并多指教！

1、一叶扁舟跨海帆

1946年四月初的薄暮时分。

一艘帆船，驶进淡水，船上走出六个疲弱不堪的渡海客。其中一个就是我，时年二十五岁。

这艘小得可怜的货船，载满物资。还利用半领草席的空间，夹带我们这几个。挤得跟沙丁鱼一样，蹲坐都不易，腿也伸不直。活似受尽虐待的动物。

不过，话又说回头，由于闽台一水之隔，历史渊源深远，当时有意前来谋生创业者，几乎多过过江之鲫。可是交通的瓶颈，又极阻塞。若要找到这样的船位，并不怎么容易。我在福州的福安会馆，已经苦候了个把月，盘缠也快要花光。要非意外捡到这机会，还不知要等到何时。记得当我动身时，馆中约有十多位乡亲，还在痴痴地等候着。发现我能抢先登途，莫不羡慕又妒忌。

船自福州的码头起锚，顺着闽江而下。江流顺畅，风助帆行，很快就抵达江口的黄岐，等待风回潮转。

原来这种传统的帆船，并无机械装备，完全靠“风”吃饭。然而船家又没有诸葛亮祭东风的能耐，船程顺逆，全看风神的颜色。

天公偏不作美

等着，等着。风向依然唱老调，实在不能再等了，只好碰运气，勉强开航了。可惜天公偏偏不作美。出口不远，还未越过黑水沟，泼辣的狂风，掀起滔天的巨浪。船似飘在海面的蛋壳，颠簸得天旋地转，不禁念起先民留下的渡台悲歌：

“劝君切莫过台湾，台湾恰似鬼门关。千个人去无人转，知生知死都很难。”

母亲当初所以极力反对我的跨海远行，就因为曾经听过不少此类悲惨的故事。后来发现我的行意坚决。也只好焚香膜拜，祈求菩萨保佑了。

这时叫天天不应，菩萨也管不了那么多。

偏偏我又患有晕船症。平时即使微波细浪的航程，也经不起考验。如今碰上如此风狂浪猛的大场面，几乎连五脏都要吐出来。

回想英国的生物学家达尔文，也患有同样的毛病。然而为了达成时代交付的使命，却于1831年搭乘帆船，作环游世界的科学探险航行，长达五年之久，不知吃了多少苦头。我仅遭受一昼夜的折磨，又算什么。

何况，舱中也有两位同行，不知是基于同情，还是经不起刺激，也跟我一样的倾肠倒胃，相互唱和，不好让我一人，独出洋相。

幸而船家早有准备，不时提供脸盆擦布，才不至于污染到坐卧空间的干净。并蒙舱友的同情和谅解，彼此之间，仍然保持着一团和气。

重回祖国怀抱

船家原先宣布，要从基隆港上岸，怎么驶进淡水的海滩来。再说淡水也该有港口，又为何不走大路。看来，这都是船家刻意耍的花招，旨在逃避海关的检验，好让人货都能顺利登岸。

不管怎么说，我们的目的，算是达到了。

淡水至台北的交通，有火车也有巴士，可是大家都心如“去”箭，迫不及待。抢搭停在滩边的卡车。卡车并不载客，何况车槽上已先装满了汽油筒。剩下狭小的空间，几乎难以立足。想不到人人都很乐意挤在里头。偏偏车又走在遍地窟窿的路面，起伏颠簸，似跳曼波，人与油筒跟着摇晃。随时都有滚落车外的危险。我曾自问：到底是难民，还是逃犯？

也许大家的运气都不错，进入盼望已久的台北，已是万家灯火的时刻。互祝珍重之余，各自寻求客邸，也让连日来的辛劳，获得解除。

睡前凭窗眺望台北街头夜景，仿佛听到先贤丘逢甲的感叹：

“宰相有权能割地，孤臣无力可回天”。如今，他若泉下有知，信必破涕为笑，余恨全消。因为这块失地，已经重回祖国的怀抱。

这位民族英雄，当年对于清廷在甲午战役所签订的马关条约，大表愤

慨，并曾号召反抗，终以迫于无奈，回到广东故籍前，有感撰成六首七绝。间以前述两句，格外烱炙人口，历久弥香。

处处留下疤痕

当时的台北，到处看到盟机轰炸过的疤痕。总督府的顶头，也留个大洞。街头找不到几栋高楼大厦，纵横街巷的路标，全是日式的名称。府前贵阳街一带，广大的平房，几乎清一色的形貌，辨认不易，我常摸错了地方。

历经旅途的千辛万苦，原以为自己应是捷足先登者。抵达后才发现不少同乡，非但早来先到，且已找到相当合适的职位。例如在苏堤认识的罗彦青，已在财政厅办公：将乐的老长官缪绍洵，也位居工矿公司的要职。其他虽属新知，但亦热情有加。

当大家知道我将转往台东时，都持相反的看法。理由有二：一是台北乃首善之区，机关林立、资源丰沛；尤其乡亲众多，大可互通心曲，时温乡情。二为台东僻处边陲，交通太不方便。而生活的内涵，不论精神或物质上，都很贫乏。因而，一致希望我能留下来，定会找个满意的工作。一股亲切又真诚的情谊，能不感动！

然而，我是应台东县长谢真的邀约而来，怎好说话不算帐。何况诚信为做人的基本要件。而今，我才踏上人生旅程的第一步，遥望漫长的未来，万不宜于反先模糊了自己的形象，留给别人一个残缺不全的观感。因而决定续往前行。

动身之前，碰上康乐新村的主任柳子明（韩国人），技术组总干事林怀民。都是老长官，客地重逢，倍感殷切。原来他们均已位居农林厅的高职，同有“再续前缘”的心意。但当发现我这种不恋都市，愿赴边隅的“重信承诺”风格，暗中均为推许。

东线水陆难行

在地理的位置上，台北与台东，正好分处于宝岛的两端。交通则分东西两线。西线必先南下高雄，转往枫港，穿越南迴公路，再循东海岸直上

台东。从地图上看来，似要绕个大圈子。远了很多。因而决走东线。

哪知道东线的水陆交通，可让我吃足了苦头。

首自台北乘火车至苏澳。旅程并不长，味道挺难受。也许都是日人长期从事侵略战争而留下的结果。光是车厢的破烂程度，连门都关不起来。偏偏全线的隧道，既多又长，煤烟夹着煤屑贯窗扑面而来，仿佛活在烟囱里。不多久，人人都变成了“包黑子”。彼此相望，都发出了会心的微笑，好像全车载着冒牌的包公。

次是从苏澳赴花莲，原可取道苏花公路，但因战后无力整修，早以柔肠寸断，行不得也。而今只有水路一条，别无选择。

水路必须先由苏澳的客栈，徒步至南方澳的渔港上船。路虽不长，但却崎岖难行。人人都得亲自携箱提篋，累得喘个不停，直冒汗珠。

更糟的是，并非客轮载客，而由渔船代替。复以船身狭小，腥臭扑鼻；不巧碰上恶劣气候，风狂浪大，摆晃不堪。又让我表演一场呕吐的丑剧。同船旅客纷纷远避，还投来嫌厌的眼光。反顾自己，无异瘟神。面对现实，也只好逆来顺受，还能说什么！

难忘车上见闻

最后是由花莲乘火车赴台东。到底有没有快车，并不清楚。我坐的慢车，班次少，乘客更少。上车来的多是短程的原住民。人人口嚼槟榔，红渣四溅，吐得满车斑痕，起初对此现象，颇有几分新鲜感，后来看多了，也见怪不怪了。

这条单轨铁道，不时碰上南北双车“交会”，先到必须“候驾”。一等就得十几二十分钟。因而停停开开，开开停停。似乎有意磨练乘客的耐性。好在大家都心静如水。

较难忍受的一点，是在车轮发动前进的刹那，车厢之间原本松弛的“挂钩”，一旦相接，就会发出猛烈的冲撞，稍不留神，就翻筋斗。

谁又知道，这种挂钩，竟是我国工程师詹天佑所发明的，当曾受到科技界一致的肯定。

詹氏后来，还为我国铁道史上，写下扬眉吐气的一页，也改变了洋人

的轻蔑心态，功不可没。

原来当时清廷朝纲不振，懦弱无能。导致列强气焰嚣张。英俄两国争相承建平绥铁路的一段，互不相让。且还扬言除非中国自己有能力，绝不罢休。詹氏就在这种情势下，挺身而出，也挽回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。

我看，要是这条花东铁路，也出于詹氏的心血，当不至于如此差劲。

可惜，时空不成全，却让我在东线的旅程上，受了三天的折磨，也留下永难消失的回忆。

2、风沙弥漫话东陲

看到台东的全貌，真的很后悔。后悔又何补于事。今已身临其境，也只好打落门牙带血吞，还能说什么。

本来我也明白，这儿是个落后的边陲。但却想不到竟然落后到这种地步。整个市区居然没有一条铺着柏油的马路。又以面对海风凌厉的太平洋，既无防洪堤的维护，也看不见防风林的掩蔽，赤裸裸的暴露着。一旦风神发威，必然飞沙走石，弥漫天空，几乎不见天日。尤当进入寒冬季节，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“风沙王国”。

以此自然环境，已够令人摇头：炮火留下战后的颓垣败记，更是满目疮痍。好多较为像样的建筑，均被炸成焦土。间以省立医院最为严重。县政府也只剩下“半壁江山”。略经修缮，扩充为办公场所，比起难民营好一些。

协助遣散日俘

谢真县长对我不辞千里迢迢，饱经旅途劳顿而来，非常高兴，赞赏有加。当即要我协助遣散日侨的业务。所谓日侨，其实就是日俘，系指战后应即回去而在等待船期的日本人。正常工作，是要不时挨家挨户去访问，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动态，类似户口检查。每当与翻译同仁登门时，他们准是全家列队迎接，并行九十度的敬礼。然后叽里呱啦地说了一大堆恭维又客套的好话。面对眼前的情景，能不百感横生。

想起八年抗战期间，日军横行我国各地，那种凶神恶煞的面目，那种惨无人道的暴行，真可谓铁蹄到处，莫不尸骨成山。尤其1937年冬，那个丧失人性的松井石根，竟然演出一幕“南京大屠杀”的惨剧，让我十九万军民，同遭杀害或活埋。比起杀人魔王希特勒更残酷。

真可谓天道昭昭，报应不爽。“杀人者，人恒杀之”。这个曾让东亚各国人神共愤的侵略者，终于尝到原子弹的苦果，而至屈膝投降的下场。

而今面对这群摇尾乞怜般的可怜虫，只好展现“以德报怨”的胸襟，好让他们看看中华民族的宽宏大量。

巧的是，总务科分配给我的高级宿舍，还有个叫田中一郎的日本人没有走。整天喝得酩酊大醉，东倒西歪。要不就是自言自语，面壁遐思。流露着内心的苦楚和难耐。

后来，有个省籍同仁来沟通，他也时露笑容示好。有一天还请我吃饭喝酒，亲自下厨弄了几盘“日本料理”，包括最名贵的生鱼片。原来他是税捐处的付主管，妻小已先回去，他也快要动身。还说像我这样年纪的日本人，不抽烟不喝酒，几乎找不到几个。言间之意是给我一顶高帽子。

升任文书股长

日侨送完了，我被调为秘书室的文书股长。本来这是很冷僻的单位，可是场面却不小：下设缮印、收发、缮写、校对四部门，共有二十几位工作伙伴。光是打字小姐，就有七个。责任既重，事务又繁，整天忙得昏头转向。

最头痛的差事，是要每天下午三点，收录由中央电台广播的“省政报导”。时间不过十来分钟，任务却挺沉重。既得有点速记的能耐，文笔也得略为通顺。才能尽快整理呈阅。因为僻处边陲的台东，只要从这些报导中，才能很快了解当前省政府的重大措施。理照说如此差事，应由同仁代劳，但又挑不出足以胜任的人选，只好“御驾亲征”。

可笑的是，堂堂县政府，竟然没有一台可用的收音机，还要跑到附近小学，去打扰人家。

办公厅里的公务，已够烦厌；下班后又为孤寂所包围，遥望天边的残月，环视暮秋的萧瑟。自觉有如当年大汉的特使苏武。匈奴劝降不成，恼羞成怒，把他赶到北海去。北海就是今天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附近，僻野荒凉，四无人烟。可是他还有羊群为伴，不时传来咩咩的乡音，亦可解除几多的乡愁。而我呢，却是孤家寡人一个，翻遍台东，也找不到一个乡亲。

不过，比起鲁宾逊来，还算幸运。当他漂流到那个荒岛时，别说羊儿看不到，连鸟儿也不飞到那儿去下蛋。

人到失落的时候，如果都能想想苏武、鲁宾逊的处境与遭遇，也许聊以安慰，还可消除抑郁的心情。只是现实的生活条件，仍然不易适应。

生活可够苦闷

物资的贫乏，真够可怜。别说吃不到合口的美味。即使一日三餐所需的米粮，也采配给方式，甚且时断时续，我曾吃了好几个月的蕃薯饭。佐餐多是咸鱼豆腐乳而已。

最大困扰，还是电力不足。供应范围仅限于机关学校，但也非常微弱。房中有颗挂在半空中的小电灯，已算是高级的待遇了。

居民全靠油灯或蜡烛过活。夜市里的摊贩或零售商，则仰赖“电土”的火光，做点小买卖。

电土是什么，现在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。当它燃烧发亮时，却有一种非常难受的怪味，甚至会让人闻而呕吐。受过教训，后来我再也不逛夜市了。

精神食粮更谈不上。看到台北的报纸，少说也得等待三四天。

收音机也成了可居的“奇货”。市面上根本买不到。即使买到了，也收不到什么可听的节目。

街上有一家戏院，放映的全是褪色的影片。发音多是日本话或地方语言，都与我无缘。

到底有没有图书馆。我也搞不清楚。即使有，恐也借不到可看的书籍。因为当时还没有几个人看得懂国文。

要是碰上伤风感冒，那就更糟了。唯一的公立医院，已被炸成焦土。街头看不到挂牌的诊所，民众吃惯了中药，我又偏不习惯，只好跑到马兰糖厂的医务室去求诊。两地距离并不远，但是硬胎的脚踏车，骑在这种碎石路面上，跳得好厉害，结果病未医好，屁股反而跳伤了。

山胞各有特色

星期假日，偶而上街去溜溜，总会看到一些相当耀眼的画面。那是多从山地下来的原住民。当时称为“山胞”。全省共有九族，但在台东县的辖内，就有布农、排湾、卑南及雅美四族。如果加上平地山胞，那么阵容

就更庞大了。

各族之间，均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。打扮服饰也不相同。要是还有黥面纹身的习俗，那就更易引人注目了。有的像是银幕上的铜人，仅绑一条丁字裤；有的好比京戏里的将爷，脸上挂着怪异的画谱。好在他们都很友善和气，彼此互不侵犯。呈现社会层面上，还算一片祥和。唯一缺憾，就是语言隔阂，沟通不起来。

有一回县府召开行政会议，刚告结束，几个参加的山地乡长，急忙走出会堂，就剥下身上的中山装和脚上的皮鞋。离开这个受活罪的场所。说也难怪，他们成长于崇山峻岭与高温气候中，从来不曾见过如此笨重的衣服和鞋子。

不过，山地的生活环境，虽然峻峭险陡，但也容易培养出健壮体力与奋斗精神。因而产生一些体坛上的强人。曾赢得“亚洲铁人”名号的杨传广，就是台东的原住民。由于他的基本条件优越，再经当局的悉心栽培，终于1960年的世运中，夺下十项全能的银牌，为国家争取了莫大光荣。也让少数民族在国际场合上，展露锋芒。

三月薪资泡汤

最伤心的一件事，算是大陆上金圆券的暴跌，吞噬了一笔相当数额的资产。当时我曾省吃俭用，累积了三个月的薪水，汇还给家乡的父亲。半因战后通汇管道不顺畅，半因两地都是偏远的城市。尤其我家松潭，是个小村落，平是邮差也难得去一趟。因而光在汇途中，就耽搁了百把天。不巧又碰上大陆政局动荡，经济失序，金圆券的贬值，江河日下，几至早晚时价不同，故当汇抵福安时，竟然吃不到一碗馄饨面。父亲干脆放弃了，免得往返还得赔上半天的工夫，白跑十把里的路程。

所以有此“还债”的动机，是因来台途中，曾在福州等候船期待了个把月。原本无多的川资，几已告急，刚好有同街商店的老板“软弟”，出完货品回乡，我就向他周转一笔，附函要我父亲归还。

其实，这时的家乡治安，已见改善；田租收入也恢复正常。父亲的手

头相当灵活，并不在乎这点钱。只是我这辈子不曾伸手向他要过钱。也不乐意在心里头有了这笔负债。

结果呢？父亲却永远成了债权人。我的一片心意也泡汤了。至今虽已时逾甲子，但仍记得好清楚。

三十年后，生活略有改善，我想弥补孝心的不足，曾创办了“朱丕春小小慰问金”的善举。每于报端看到家遭灾变而至孤苦无依者，就寄赠五百或千元，权充杯水车薪的救助，前后也收到不少的感谢函件。可惜，后来此类事件激增，非仅接应不暇，实力亦渐不济。最糟的是，居然发现有伪装及诈骗事情。终于被迫“刹车”，为德不卒，问心有愧！

乡愁波涛共舞

报孝之心难全，精神倍感痛苦。满怀忧郁，又向谁诉。夜深人静，倍觉孤单，细听拍岸惊涛，有如巨鲸怒号，声闻远近，客梦难安。起伏的思潮，似与海上的波涛共舞，真希望能为我传给对岸的乡亲。

与其辗转反侧，不如弄墨飞笺。我这个肚子里挤不出几滴墨水的傻小子，居然也在班门弄斧起来，终于灯前草成感怀一律，以遣乡愁：

“迢迢万里到边陲，战后萧条景物催。待遣日停常假醉，刺青山客亦装痴。滔天巨浪长宵啸，遍野飞沙扑面吹。煤屑代薪瓜当饭，疮痍满目更堪悲！”

思前顾后，总觉得苦守如此落寞的海隅，终非久计，似宜早谋脱身，但又不好开口。因为谢县长把我视同子弟兵，爱护无微不至，何忍“心怀异志”！

万想不到，年过不久，竟然爆发了震惊国际社会的“二二八”事件。导火线虽在台北，可是远处边陲的台东，所受到的“余波荡漾”却比七级的“地牛翻身”还可怕。整个边城都陷入恐怖的气氛中。

当我收录省政报导时，发现台北电台已为群众所霸占，全用日语的狂呼大叫，才知情势不妙，急忙报告谢县长，原来他早已接到情报。及至回

到办公厅，均已人去楼空。

我像是一只失群的孤雁。无亲无戚，四顾茫然。看来一切都只好听天由命了。

患难中见真情

正当绝望的关头，面前忽然站个苏振益。他是帮忙我遣送日侨的翻译。相处时日不多，性情却蛮投契。这时他看我一派无助的神情，乃主动邀我去他的马兰家中躲一躲。好汉不吃眼前亏。

他这份出于至诚的热情，仿若寒冬里的一股暖流，让我浑身温暖。

已经没有思索的余地，我就跳上单车，跟在他的车后走。迎面投射而来的眼光，都不怎么寻常，自觉有如通缉犯，又像战败的逃兵。好在路程并不远，很快就来到了避难所。所幸苏家大小，对我这位“不速之客”，都非常的亲切又热诚，照顾得也格外周到，反而让我感到不安。

苏家紧靠路边，入夜人车奔驰，惊叫怒吼，状极可怖，颇有“声析江河，势崩雷电”的战地情景。即使有幸成为“漏网之鱼”，又何异乎“惊弓之鸟”。

这两天，好比两年还要长。幸而一阵怒雷暴雨之后，即告雨霁天晴。对于苏振益这份拯人于危困之中的盛情，让我永铭五内，刻骨铭心。

三十年后，我在《中国时报》所发表的“二二八之春”专文中，特别提到他那种隆情厚谊的过程。可惜，好人不长寿，他已离开人世。不过，他的妻儿林金樱、苏彦光见报后，专程赶到台中来相会。我曾略尽东道，聊补万一的谢忱。

一场惊魂落魄的代价，换来了离开台东的最佳藉口。谢县长虽然万般不舍，最后还在互道珍重与再见声中分别。间有同事潘懋和，还临别赠诗：

“聚散原来不可期，客中又值送行时，车前握别无他语，欲寄音书但寄诗。”

言简意赅，友情深厚。时过一甲子，每读诗篇，仿如昨日，逝者如斯，能不感喟！